

皇明世說新語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五

雲間李紹文節之甫

夙惠

方孝孺髮亂已善屬文見典冊所載聖賢遺跡忻然有願慕之志鄉人呼爲小韓子

解學士縉童時婦翁過其家解父抱縉置椅上婦翁云父立子坐禮乎解遽答云嫂溺叔援權也

楊文敏年十三或論古名相嘆爲不可及公徐云臯

夔伊周或不可及其他未有不可學而至者

永樂改元徙江南富民實北京黃潤時年十二其父當行乃詣官請代官不從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

于謙七歲僧蘭古春見而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李東陽四歲能作大書景皇帝召見抱置膝上賜

上林珍果六歲八歲復兩召之試講尚書嘗與程

敏政同召上試對云螭螭渾身甲冑敏政對曰

鳳凰編體文章東陽對曰蜘蛛滿腹經綸後程宜  
學士李大拜兆于此矣

楊季任僉浙憲嘗見數童從社學歸中一生手拋書  
包爲戲季任召至前出對云童子六七人無如爾  
狡生對曰太守二千石莫若公且請賞季任許之  
乃云莫若公廉季任詰之曰無賞又何如對曰莫  
若公貪季任大奇之生名呂升官亦至僉憲

舒芬之父得一壆地形家曰此地當發鬲元然必四

世之後舒父曰我不能待也時芬童年曰父無患  
若地果勝請移二世祖骸葬于此兒卽應矣父從  
之芬果大魁

洪鍾四歲能作大書 憲宗召見命書聖壽無疆鍾  
握筆久之不動 上曰汝容有不識者乎鍾叩頭  
曰臣非不識第此字不敢于地上書耳 上命內  
侍昇几一揮而就

正統間起送神童至京 上戲與文餘紅羅使直書

一字乃以筆直豎如羅長傍加一點遂成卜字

何遵幼時其祖折葵一枝付公命向日拜竟北面拜  
祖恠問公曰翁獨不聞闕在北耶

彭春菴七歲從鄉父老入佛寺不拜寺僧強之不從  
反叱之曰彼佛裸跣不衣冠我何拜爲

何文肅喬新幼闈陳子極通鑑續編翰林周中規問  
日子極書法何如曰先輩著述非後生敢議然呂  
文煥降元不書其叛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曹彬

包拯之卒不書其官。紀義軒則探恠誕不經之談。書遺金則失內夏外夷之義。似有未當中規大驚。白其父冢宰公曰。三郎學識不易及也。

張簡肅敷華七歲時。里社有竹木之祟。乃指揮羣兒。斬伐殆盡。

劉立許幼時臥病。其父卽病。所得其祝竈文。驚嘆曰。此子有八百受敵之才。

張寧七歲題畫龍。有二真。點金睛。恐飛去。

王字幼穎悟過絕異人張三丰抱視良久曰此兒奇特不凡他日必爲河南人物貴顯不足言也

毛澄七歲善屬對姻戚長老喜之者贈以金錢受歸卽擲曰要此何用吾不欲違長者故携歸耳

劉咸栗六歲侍客有談及天下阨塞及運道可憂者趨而進曰勿使奸雄聞之

劉咸栗幼時侍父方伯公問天何依地何際終有壞否及聞元會運世之說則又日後之人將柰何方

伯笑曰童子何慮之遠

布衣陳剩夫家始微賤父銀工也常携公攻業于人  
其人密爲之防公年十一語其父曰父何執業而  
蒙盜賊之名乎勸其父舍之

呂原九歲能文識者曰此子殆脫穎而出者

王道亨年十二作古塔詩云浮屠何代建峭拔入雲  
端絕頂登臨處摩娑星斗寒劉中行見而奇之曰  
寇萊公舉頭紅日之句不過是也

倪文毅岳五歲侍文僖公問曰天上更有天地下亦  
當有天蓋已悟天包地之理矣

王陽明幼問塾師曰何爲第一等事塾師曰惟讀書  
登第耳陽明曰登第恐非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  
賢耳其父笑曰汝欲做聖賢耶

謝璿八歲善詩客命賦暮秋援筆立就至紫塞風寒  
鴈叫霜客驚嘆呼爲奇童

鳳翔王祺年十三爲知府張本濟所愛曰使讀書不

較不數年天下無書矣

韓邦靖五歲讀論語至文王至德篇掩卷若有思者  
父問對曰卽如是武王非矣

孫文簡承恩五齡吳一齋以紅燭試破卽荅曰色似  
朝霞光同夜月吳曰此清華色象異日華國之教  
也貞幼見鬻刀者其師戲分韻教之作詩王輒成  
句云少年醉舞洛陽街將軍血戰黃沙漠師驚曰  
予異日必以文鳴世

豪爽

太祖造邦法制嚴峻王行欲往金陵其友堅沮之行  
大聲曰虎穴中好歇息

孫炎博學能文下筆輒數千言與人談古今成敗如  
懸河性嗜飲負氣一時交遊竝豪俠輩嘗曰孫炎  
豈齷齪輩伍耶章句之士不在屑睫

末樂間有虜使至稱善飲有司推能伴者僅得一武  
弁猶恐不勝上令廷臣自薦曾內翰棨請往

皇明世宗憲皇帝  
上問卿量幾何對曰臣量且當陪過此虜。上喜  
令往三人默飲終日初不可計虜使已酖武弁亦  
潦倒內翰爽然復命。上笑曰無論文學酒量豈  
不作我朝狀元乎。

項忠討滿四矢石如雨畧不少避馬文升勸其持重  
項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

郭定襄登守大同屢劾之後人心土崩愛登者泣曰  
事至此奈何登曰天祚國家必無可憂之事若胡

勢莫過吾與此城誓相存亡當不使諸君獨死

王竑少以經濟自許擢給事中曰士當希汲黯朱雲  
安能局促效轅下駒耶

劉源清巡撫宣大每戰必曰死入褒忠祠何恨

武安侯鄭亨治大同極有威嚴前呵一出街頭犬豕  
亦走避之當時亦大異此事

鄒智計偕道出三原時尚書王恕家居智往見且曰  
智此行非但會試正欲上疏使進君子退小人則

天下治恕不荅

徐有貞酒中忽問門下士杜董曰汝謂何等人可作宰相董謝不知公曰左邊堆數十萬金右邊殺人流血目不轉睛者真宰相也

方士奉金鎗來吳徐武功召試其藝李運鎗庭中公哂之呼家人取吾棒來棒乃純鐵所爲重六十餘斤顧李曰盍試諸李謝不習公笑起運棒如飛時時及李頸李懾伏不敢起公擲棒叱之吾曰吾豈

與君校技者耶

院

王<sub>世貞</sub>竑尚氣居言路見事不平者輒爲扼腕自死  
勢<sub>馬</sub>順後所至令行禁止人望而畏之曰此極殺  
馬順者自是名滿天下

憲宗闕西廠命中官緝事勢焰不可當其黨常瑛者  
夜帥邏校入兵部主事楊士偉家并掠其妻時陳  
音居北舍亟乘墉呼曰爾何人乃擅辱朝臣其人  
曰爾何人乃不畏西廠音曰我翰林侍讀陳音也

聲氣愈厲其人少戢

韓中丞雍膽力絕人兩司會集議兵適引賊數人至  
公握刀付一布政曰公可手斬此賊布政戰縮公  
笑曰公談兵何美殺一係囚猶爾臨陣當何如卽  
自持刀連斷數人頭衆懼有眩絕者

何喬新守溫夜乘小艇訪虞微若虞璩坐久索飲村  
居無所覓公嘆雖酸醑亦可乃出新醞一罇共酌  
劇談竟夕而別時稱何虞醑交

王方虛少好奇隨海桴過仙姑島觀日出島有老人  
爾王宿半夜呼日日出美王起見海水都作臙脂  
色日如巨屋晃漾漸早以爲半生奇觀莫是過也  
湯胤勳東旣王孫負才使氣日記數萬言十五六爲  
弟子員京兆尹下學傳善名諸生胤勳後至當筭  
大呼折尹聲撼度木尹愧憤卒筭之胤勳攘袂走  
出學門題詩府署云從今袖却經綸手且向江頭  
理釣絲遂出遊江湖

梁有譽上書請告時聲譽籍甚當徙吏部人有風其  
且止者公笑曰吾自欲歸豈以刑部郎少之故一  
吏部能縻我哉竟去弗顧

胡山人岳松與曾省吾善曾聞謂山人盍就武科自  
見出人笑曰足下眎生能卑卑汗辱中從後從  
見角屬鼠乎孰與高岸長裾誦說先王與曾世長  
者遊以自愉快卽六將軍不易矣

沈青崖嘗從嚴世蕃飲世蕃嘗所御客給事飲非其

任強灌之公卽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

沈青崖編管保安會總督楊順多殺平民報功青崖  
念德爲詩刺之有曰白單黃沙風雨夜冤魂多少  
覓頭顱或勸公隱默自全公曰我昔非言官今非  
啞子若輩殺人欺君要賞吾誓不與共天

楊爵繫獄首尾八載每誦易以自遣人每勸止之公  
曰吾身尚在吾何憾

楊用修謫滇中有東山之癖諸夷酋欲得其詩翰不

可乃以精白綾作襪遺諸伎服之使酒間乞書楊  
欣然命筆醉墨淋漓裙袖茵重賞伎女購歸裝演  
成卷揚後亦知之便以爲快

王冕大雪中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  
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仙去

龔司諫  
元經才藝上聞元經曰人各有時若

錐處囊中穎當自脫寧待授手他人乎儻異薦上  
元經惟有披髮入山耳

楊爵家居有旨逮繫官校入卽與偕行諸校謂曰盍  
內別乎爵曰去矣勿復顧

楊給諫允繩自言我目如馳電能開不能闔口如決  
濤能吐不能含

楊繼盛論劾嚴嵩 上怒其可用 二王爲辭杖公  
百或遺之蚘蛇膽公曰椒山自有膽

全椒舊有項羽廟余翔爲令一炬焚之王元美曰此  
殆爲咸陽三月火復仇耳

李思齊曰丈夫喜則清風明月跳躍歌舞怒則迅雷呼風鼓浪崩沙如三軍萬馬聲沸數里安得閉眼愁眉作婦人女子賤態

徐文貞督學江西道遇毛尚書伯溫過其舟毛曰君得無饑否呼侍者捧大盤四其二裝炙鵝鶩皆大饜其二裝饅頭大如盃者各五十許又不置筋以手撥之銀盃二使注酒長取大醕傍若無人時文貞年少勇于酒互舉無筭默然而別曰公大器也

高捷罷歸莊居盜意其厚藏謀劫之司警者以報捷  
令洞開大門手舞雙刀刃光如月燦疾如風盜皆  
狂奔間有俯伏者呼曰三叔尚雄武如是耶

彭司馬澤晨訪郭武定畱小酌念無酬酢者適張御  
史之子至因取兩銀舟相對彭尚不肯脫衣酒十  
餘行解帶褫衣曰進部未達也屬有微雪又十餘  
行曰部幸鮮事可無進矣轟對無算至暮始別

唐荆川語王遵巖曰宇宙間有一二事人人見慣而

絕可笑者屠沽細人衣食少足死後必有一篇墓誌達官貴公稍有名目死後必有一部詩文此等文字家藏人蓄者盡舉祖龍手段作用一番則南山樵炭竹木當盡減價矣

吳人張隱君云吾積財以防老也積快活以防死也唐順之滿壁書志士不忘在溝壑語

三崖歐陽公數忤權倖有爲公寒心者公曰君子全身遠害惟有不仕旣爲官安得避禍

黃舍人道月與一二同年遊西山黃岸幘衣半臂紫  
袷坐連錢驄馬挾彈飛鳥應手而落遊人從之如  
雲卽以鳥犒游人爲之語口得山會從舍人

鄧文潔善病平生酷自愛及登崇山峻嶺不及絕處  
不休不臨懸不壯每會神情獨得仙仙欲飛

楊最在獄不食囚飯語周順之曰寧以壁碎石上作  
羣玉屑安能耳此侮汚爲全瓦礫耶

沈孟淵性好客每日設數筵酒食以待客至若無客

則令人於溪上探望惟恐不至也

龔大章每有所詣無遠近皆步或勸稍就舟楫先生曰生吾足將安用哉

熊際華曰余泛亦屋亦以七月望夕因感賞古人賦詩橫槩風雲氣豪舉酒屬客勝情乃足澆之

莫雲卿曰余嘗獨居山中時借榻僧舍每見林巒新霽鳥聲碎耳巖扉初曉雲山盪胸一啟山椒翠翠正落枕上仙仙乎覺身世之欲浮也

容止

吳伯宗少時舉止不凡識者奇之曰此兒玉光劍氣  
殆不可掩

忠誠伯茹瑞狀貌魁奇不妄言笑事 太祖十餘年  
小心無過 太祖嘗稱爲賢人君子

王禕長身山立人初見之若不可近及接之聽其言  
情意藹然恨知之晚

大同缺巡撫李賢以王越薦及陛見 英宗曰王越

是爽利武職打扮遂用

倪文毅體貌豐碩目光燭然筆之如神

天順初閣老皆被逐徐有貞李文達等代之後又繼以岳正英宗始見徐曰徐有貞可惜無福又謂岳正齷齪胡子故此數人旋斥而文達儀度端凝得體始終保全安享富貴

韓雍精悍濶達

上喜以狀貌陞兵部右侍郎南陽

曰卷邊撫臣但得知雍者方稱

王守溪云成弘間翰林聲望最著者吳寬謝遷二人  
皆狀元及第儀貌修偉寬溫粹含弘遷明暢亮直  
竝有公輔之望

林鶚貌莊重對妻子無惰容見小吏必束帶

謝一夔廷試第一傳臚之旦褒然衆中縉紳屬目李  
文達尤喜得人後有及第者輒曰安得偉器如謝  
某者乎

王文莊鴻儒未遇郡守段堅一見嘆曰子風神清徹

非塵埃中人

戶書吳琳致政歸朝廷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其旁舍見一農人拔稻秧徐布于田貌甚端謹問曰此有吳尚書乎農人歛手對曰琳是也

丘文莊稱蔡介夫氣清而色和外固而內辯

世宗幸太廟見張文忠公喜賜詩稱公貌奇才崛

趙大周云楊升菴在瀘州其服飾舉動似瀘州一貴

公子

莆田彭韶爲吏侍人不見其笑容衆擬之包孝肅  
孫一元善說玄虛渥頰飄鬚望之如神仙中人

黃道月在京邸飲黃履常樓中望西山雪黃倚榭浮  
白目光與雪射爛若燭銀長嘯內激山冰盪裂

習孔教論瑯琊兄弟曰元美神仙相敬美王子相  
三崖歐陽公眉目皎皙溫美望之如羽人處子

陸杰巡撫湖廣 世廟巡幸召見見公偉貌修髯進  
退從容語近侍曰陸都堂真大臣也

自新

羅文恭玩內典得返聞旨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  
世外友人覩其顏貌驚服先生忽自省曰嘻是將  
入禪那矣乃悔置前功篤志聖學

岳正再起再廢有自京師來者傳 天語于正曰岳  
正倒好只是大膽正因寫小像遂彙括其辭題于  
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  
或赦汝再敢不敢

世廟諭內閣曰侍郎董玘 經筵內行禮先後俱無  
遜讓之體其心可知玘聞之懼自是見 上屏息  
如儀 上復謂內閣曰玘承諭後似加恭謹已知  
省改其令安心供職

呂光洵按吳某給事欲爲富人居聞適陸榮在座不  
果言而別語所親曰昨陸公誇誇言地方利病又  
勸其奏請蠲租彼爲公激昂吐辭我乃懷私噤不  
敢言思之愧死遂却富人金曰吾爲陸公所化矣

吾謹喜擊劍弄丸蹴踘六博日與諸少年飲胡姬肆  
中醉輒出都門走馬平原識者咸目之曰此吾舍  
人兒耶舍人長者何爲令無子謹聞曰如人言必  
何若乃稱舍人有見也或曰丈夫能以文章博上  
第耳謹曰若是子謹何有遂謝諸少年始爲博士  
業至掄魁才五月耳

助教李繼浮薄李時勉爲司成時厭之後時勉忤瑾  
被枷繼營救甚力轉求會昌伯得釋衆始稱之

企羨

楊翁講學胥溪之上學徒彌衆楊士奇自廬陵來邂逅以求館事翁叩其中而器之乃告主人曰吾不足爲若師求吾之所師者師之遂辭去主人詢其所師者蓋指士奇也竟延之

進士姜麟見陳白沙曰吾閱人多矣如此先生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至京有問之者曰活孟子活孟子

廖道南曰予遊翰林見有亭一區曰柯亭有柏三株  
曰柯學士柏何其流風遺澤令人永矢勿諼也蓋  
其孤介之節剛正之氣所漸被者遠矣

廖學士雅自負博而辨又貴倨也所引說經史連拄  
諸生口獨魏裳避席奏對不窮又所請益時出其  
表學士自失曰何物少年乃爾足三冬耶

周鼎穎敏絕倫爲金榮襄八幕下士章文仲來謁公  
曰聞有周鼎者願與角公出南征詩百韻進兩生

于前爲誦一過皆能悉記周復從未句倒誦至前  
章謝曰今而後知讓君矣

王陽明謫龍場驛丞歸至錢塘劉瑾遣人隨偵乃托  
言投江實附客舟至閩登岸奔山徑數十里夜扣  
一寺求宿僧故不納趨野廟倚香案臥蓋虎穴也  
夜半虎達廟大吼不敢入黎明僧意必斃于虎將  
收其囊見陽明熟睡呼始醒驚曰公非常人也不  
然得無患乎

嘉靖初朝鮮王奏呂柟馬理爲中國人才第一朝廷  
乞厚遇仍頒賜其所爲文使本國誦式

文待詔每稱沈啟南爲先生每謂人吾先生非人間  
人也。神仙人也。百文某安敢望

陸師道師事文徵明人謂陸公已貴胡折節乃爾公  
曰文先生以執藏道無適非師奉之益篤

蔡林屋羽書法道勁闊臨蘭亭十七帖人或從傍指  
適其離者羽曰不然吾非臨右軍吾乃效之爲諸

生與文待詔徵明齊名而已

章文懿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聞薛文清待客立一雞一黍酒三行食飯而罷此可爲法

王元美云吾黨有三甫張肖甫雄爽流暢張助甫奇秀超詣余德甫精嚴穩稱皆吾所不及也

王寅喜談禪嘗執弟子禮禮古峰禪師長跪請曰寅往往遇異人無如師者師將安之師曰吾徧遊海內五嶽者三今將遊海外五嶽而後出世寅愈益

嚮慕因自號十嶽山人

梅衡湘荅李卓吾云聞公有老態令人茫然楨于公  
心向之未交一言何可老也

熊際華曰過言水鄒南臯里水石冷冷真使人懷廉  
立之想及過先生一語語不可了已翩然有唵風  
弄月以歸之興矣

莫廷韓曰余生平無深好每見竹樹臨流小牕掩映  
便欲卜居其下

傷逝

宋景濂安置茂州道遇高僧與語曰吾聞內典善惡必報吾平生所爲自謂無愧何至是哉僧曰先生干勝國嘗爲官乎曰編修僧默然濂是夜自經死宋祭酒訥疾篤其子麟懇請監官請還家訥厲聲曰是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况在丁社兩祭齋戒中耶祭畢乃就昇歸遂卒

袁袞曰國初死忠者如王禕之死馮南希烈之真卿

也花雲之守姑熟祿山之果卿也韓成之誑楚沛  
公之紀信也張子明之僞降晉人之解揚也他如  
胡越國之死金華孫耿之死括蒼其事與唐張鎰  
李絳頗相類

王行爲藍王所知藍謀反行亦被執刑官無以入其  
罪命行供狀日行本一介書生蒙藍大將軍禮遇  
甚厚今將舉事焉敢不從遂以同謀被誅

文廟繼續陳迥責不屈與子丹山鳳山同歸于市

上命割其肉塞廷口因問肉味何如迺曰這是忠  
臣孝子肉甚香美

卓敬不屈 文皇就僂臨刑嘆曰變起宗親畧無經  
畫敬死有餘罪神色凜然

文皇登極方孝孺不肯草詔凌遲未畢改命棟璉惶  
懼受命歸而憤嘆妻子問曰得無傷方先生耶璉  
曰我受刑尚可正恐累及爾輩耳自經死

淝河之戰平安操長鎗馳馬追 文皇幾及會馬蹶

被擒 上問曰向非馬蹶汝將何爲安大言曰刺

殿下如刺朽耳 上壯而釋之久之 上問平

保兒尚在耶安聞自經死

不必

吳友雲使雲南有梁王使臣鐵知院等劫雲使降命  
而服辮髮以見雲厲聲曰汝不趣降乃欲降天子  
使耶雲頭可斷髮不可辮遂遇害

于謙死 憲宗嘗問其首領謙官制詞曰先帝已知  
其狂朕心實憐其忠

張學士以寧自守清潔奉使安南襍被而往臨終有  
詩去覆身惟有黔婁被垂橐都無陸賈金

劉球疏請攬權大忤逆瑾卽降前梓球赴獄囑其黨  
馬願苦拷卽獄中支解之劉臨刑不知所謂第大  
呼曰死當訴 太祖 太宗

英廟復辟石亨誣奏于謙王文不軌廷鞫日王力辨  
迎襄之誣于第云何辨爲縱 上不欲殺我石亨  
輩必不相容遂默不對

高都御史明卒時書一語云平生無一事欺天今月  
送百骸歸地

周新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爲直鬼

少司寇林一鶚病久尹直往問安一鶚喘息嘆曰病  
將三月當住俸夫明日報卒直曰林公不慮病不  
起且慮俸當住蓋以廉貧之故可惜也

陳真晟卒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題曰大明園下雨

上書請補正學泉南陳先生墓

武宗有旨擇日巡狩徧觀中土繁麗舉朝切諫不聽  
有金吾指揮張英者謂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露  
刃于胸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跪哭諫不允卽  
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衛卽縛 詔韜英囊土何  
爲曰恐汗帝廷洒土掩血耳已而死獄中

陸震廷杖垂死復甦書與諸子曰吾筆亂神不亂也  
宸濠將謀不軌瑞州守宋以方積忤濠意考績將之  
省父老遽曰公其以死行乎宋曰封疆之臣死封

疆吾雖死汝郡安矣至則濠果執付南昌獄竟死  
宸濠之變許忠節達不屈挺立受刑觀者壯之時其  
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一副使輒爲位易服而哭  
人恠問之父曰必吾兒也此其素志今果然矣

陽明先生臨終門人周積泣下問何遺言陽明微哂  
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儲瓘病亟召友人顧璘王嘉燭以後事至不能語猶  
舉筆作國恩未報親養未終八字無一語及家事

楊爵繫獄前後七年忽宮中火傳 詔急赦爵及歸

有大鳥集其舍爵曰吾將死矣未幾卒

施閻將死自諱曰吾如負債者今限滿須償耳

張鳳翔角尚弗舉于鄉馳騁騷賦落筆千萬言奇字  
爛錯綺文輝奕觀者咸謂子安再生文考復出隨  
舉進士卒年三十歲耳子安二十九文考二十四  
人以二子擬鳳翔非識乎

方伯張賢將卒語其子曰身後毋納賻傷我節毋作

誌表虛譽失我真母聽人言作石獸器物侵我墓  
宋山人應春性豪宕固窮遍遊海內後至武林縉紳  
有憐其老欲爲置棺念者宋笑曰我自有結果處  
無需此八月錢塘潮盛宋飲酒大醉赴潮死

陳體方將死頭載野花肩輿遍遊田間狂醉三日乃  
辭世去

鄭善夫赴官畱都嘗與友人期曰明年海上有紫氣  
東來是吾觀化至矣不一年果卒

樓逸

宋景濂云近來棄屣益甚自度不久人世居北有一峰峻甚號曰小龍門其間多閒曠之地思架草屋三間以奉老親此足一出衆事皆棄

常熟富民徐洪忽諭幹人潘珪曰吾家業盛矣必有代謝今將舍此而去之遂舉田宅授珪挈妻子築室先隴之側布衣蔬食謝遠交遊自號桃源水隱太祖故人焦某屢命不起使人搜索之一日焦荷雞

酒由御街直入。上大喜命付光祿治具相飲甚歡已而出金銀角三帶命其自拾以官之焦取角授千戶。數日出高橋門挂冠帶于桑樹而歸。

太祖召郭德成爲都督郭免冠泣謝曰臣耽酒嗜臥不識事情緩急位高祿重事苟不理上必殺我人情不過多得錢飲美酒隨意自適足了一生矣胡九韶家貧力耕僅給衣食每日醴焚香謝天賜一曰清福其妻笑曰一日三餐菜蔬便名清福曰

吾幸生太平之世。又幸一家骨肉飽煖。又幸榻無  
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

道士鄧羽爲詩甚工。自言居武林時。忘情消白日。高  
臥看青山。動落花流水之機。適閒雲野鶴之趣。遂  
成意外不期。然而然之句。初無意于詩也。

王文端公致政家居。年踰八十。每與夫人各乘肩輿。  
循觀阡陌。子孫稱觴上壽。備享晚福。一日坐觀澄  
江。洪漲諭子孫曰。初東里先生不欲我同事內閣。

時不能平然使我在內則天順初元當坐首禍今日安得與汝曹觀水爲樂哉

陳德勝自號龍潭老人耕隱不仕吳康齋雅重之語  
陳白沙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往訪適龍  
潭雨中簑笠犁田乃延之寒對榻信宿辨析疑義  
白沙歎服而去龍潭語兄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  
姑蘓尤大叅文度乞歸日以機杼爲活人罕知者會  
尹冢宰與公同年托蘓守訪之因覓得一老絡絲

委巷芒鞋、衰帽澹如也。人或告以郡侯至，卽趨避之。

楊升菴書壁云：老境病磨，難親筆硯。神前發願，不作詩文。自今以始，朝粥一碗，夕燈一盞。作在家山僧行逕，惟待龐公空諸所有四字。

呂仲木引疾歸，門人迎于途，曰：夫子如京，期年而又返，何不憚煩也？呂曰：豈予得已哉？曠職素餐，在官之酒脯，不若南山蔬食之爲甘也。

施峻罷歸每引詞客對酒初肅入戶輒手作而揖曰  
幸爲不佞彈射客有請者亦然彈射訖乃飲或自  
歌其詩輒酣呼愉快世謂其有稽阮之風

都玄敬齋居蕭然樂奉賓客銜杯道古以未終日或  
至屢空輒笑曰天地間當不令都生餓死

王恭年六十餘薦至京師同郡王儻戲恭曰君無以  
會稽草綬故來耶恭笑謝曰山中斧柯幸自無恙

陳太和自我號無住髮僧平生踐跡非西降賊東顧目

來吳中詩人能放浪水石間者一人而已

陸文裕公語朝士云僕之迂狂蹶而不悔近得秘法朝參之餘杜門焚香一味參禪習靜雖書冊盡皆掃去乃大有益

高叔嗣蒼袁永之云僕高枕丘中逃名世外耕稼以輸王稅采樵以奉親顏于時新穀既升田家大洽肥斧烹以享神枯魚燔而召友篋笠在戶桔槔空懸濁醪相命擊缶長歌茲鄙人之自快而故人之

所與也

薛蕙罷官乃爲佳園宴處。痛能爲詩者老子解供達磨像案上陳邵堯夫詩曰是矣是矣篋以尚矣。

王立道病肺欲疏歸語人曰脫吾疾瘳以請而得走錫山也將腰斧伐林于海上羣樵人徜徉足終吾年誓與雲霄冠珮絕矣。

李千麟請告歸構一樓東眺華不注西揖鮑山曰他無所溷吾目也。

王世懋好栽花果。晚治一圃，悉構閨嶺奇卉。及牡丹芍藥蓮菊之異名者，執之作學圃雜疏。謂兒輩曰：吾他無所溷汝，異日日致一花供我目足矣。

黃姬水好遊，或嘲之曰：子知會心不在遠，何乃捨近矚而事遐尋？公笑曰：苟欲會心，寧知遠近？吾以丘壑視階庭，以几席視雲山。鳥飛魚泳，惟意尚羊耳。徐獻忠罷歸，語人曰：越鳥南枝自有靈性，鍾鼎尊重不換我自在山林也。

王穀祥家居二十年李默爲冢宰欲強起之王辭曰  
豈有青年解綬白首彈冠者乎

曹時中作壽燕日往坐片時曰此中無朝無暮無春  
無秋恍似天地未判之初

王元美曰余遊洞庭累十日糧酒倍之行不問主所  
至自津盡匿名姓與釣父羣長空皜然了無纖雲  
靡夕不月靡飲不夕清歌流巖遇興輒極涼暄天  
翻秋不蕭瑟從行諸君周文善詩子念儷之陸文

善畫張生嗣之、李生善奕、奕稱國手、黃生少年雅  
亦善酒、季善供具、佐吾饒口、將書一通寄伯玉大  
司馬署中、必忻然而笑、夢我五湖之曲也。

沈鳳峰日夜來、月色清絕、一碧無翳、小園諸品影落  
清溪、掩映如畫、諸弟對影圍坐、談諧雜俗、醒醉相  
笑、樂劇飲無算、命童子以吳音調鶴、南飛聲入雲  
杪、因念二十年、誤落塵網、奔走折腰、豈知有四時  
之景、今幸得歸、蒼松白鶴、猶笑主人歸來之晚。

袁石公曰花寄餅中與吾曹相對既不見推于老雨  
甚風又不受侮于鈍漢麤婢可以駐顏色保令終  
豈古之餅隱者與。柳伯承曰如此則羅虬花九錫  
亦覺非禮之禮不如石公愛花以德也。

黃勉之自稱山人其友戲之曰子誠山人也癖耽山  
水不顧功名可謂山與瘦骨輕軀乘危涉險不煩  
筇策上下如飛可謂山足目擊清輝使忘醉飽飯  
纔一溢飲可曠旬可謂山腹談說形勝窮狀異妙

含腹咀雋歌咏隨之若易牙調味口欲涎涎可謂  
山舌解意蒼頭追隨不倦搜竒以報主人可謂山  
僕謂之山人宜哉

陳孝廉琮構別墅實邑之北坳前後塚壘壘或造陳  
響蹙日目中每見此輩定不樂陳笑曰不然日中  
日日見此輩乃使人不敢不樂

王麟洲宦關西見二叟策杖而行意甚適也王問何  
以得此一叟對曰力田收穀可供饘粥釀泉爲酒

可畱親友臨野水看浮雲。世事百不一聞。一叟對  
日澹池養魚。灌園藝蔬。教子讀書。不識催租吏。不  
見縣大夫。王作而謝曰。真太古之民。

鄧定字偕張陽和翁龍溪游古蘭寺。班荆而坐。浮觴  
流曲水中。接取以飲。俄有孤鳥飛鳴而過。笑曰。此  
勝絲竹矣。

陸宗伯見莫雲卿山水卷。曰。余家九山中。朝夕無非  
畫境。自來城居。此景爲樵人牧豎所乾沒。屢卷頓

還舊觀復起余芒屨竹杖之想

莫廷韓曰讀書夜坐鐘聲遠聞梵響相和從林端來  
洒洒牕几上化作天籟虛無矣

廷韓曰山非高峻不佳不遠城市不佳不近林木不  
佳無流泉不佳無寺觀不佳無雲霧不佳無樵牧  
不佳古之真隱曠士多托跡于名岳要之山無隱  
士則林虛故世有巢居于山林道尊矣

莫雲卿曰晚涼箕踞臨池數酌間設筆墨摹古帖一

二行援琴而鼓之神遊羲黃矣

陳繼儒曰香令人幽酒令人遠石令人雋琴令人寂  
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棊令人閒杖令人  
輕水令人空雲令人曠劍令人悲蒲團令人枯美  
人令人憐僧令人淡花令人韻金石琴鶴令人古  
陳眉公曰余每欲藏萬卷異書樓以異錦熏以異香  
茅屋蘆簾紙牕土壁終身布衣嚼啖其中客曰果  
爾亦是天壤間一異人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六

雲間李紹文節之甫撰

賢媛

洪武十年戶書滕德懋坐盜用軍糧腰斬 上遣使

覘其妻妻方績麻于邸使者告曰若夫盜糧十萬

死矣妻曰是宜死盜國家如許糧不以升合歸贍

老妾其及固宜

此老妾對使使曰若夫盜糧十萬死矣妻曰是宜死盜國家如許糧不以升合歸贍老妾其及固宜

劉寧爲刑部卽有以銀納瓜中行賄者妻安氏發之

下詔褒寧廉介素信于妻妻能佐以義厚賜之  
姚廣孝爲僧其姊知其好殺戒曰汝旣爲和尚當發  
慈悲心及預靖難姊嘆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  
姚少師旣貴還欲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  
家不納廣孝乃易僧服而往姊不得已出立堂中  
廣孝卽連下拜姊曰安用爾拜許多耶曾見做和  
尚不了底是甚好人言畢入戶不復再見

工部尚書吳中貪財鉅萬厥妻嚴正頒誥之日妻呼

其子宣誥嘆曰翰林先生果不虛矣吳中一篇誥  
文何嘗說他清廉二字

解縉胡廣侍燕 文皇曰縉廣少同業仕同官縉已

有子廣宜妻以女遂訂盟後縉子禎亮戍邊廣欲

使女改適女以刀截耳血被兩頰曰薄命之婚

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背主違

父何用生爲越數年禎亮蒙宥女卒歸之

姑蘓潘純爲御史娶穆氏爲妾穆祖父皆世勲不知

世說新語

潘有室也其妻黃氏亦不知娶于穆自燕至京純

懼館穆于他室穆知之執妹禮以見黃曰吾初不

知有汝也吾有子婦田宅在鄉吾當還汝善事君

子明日穆氏兄弟至將論純而歸女穆氏以理論

之黃氏又以女事其父兄感動和好後純出宰信

陽二氏同處十六年無間言

劉氏許嫁鹽山王其侏儒而陋既婚不能近婦時逃

出與牧兒相追隨兩家父母欲令別嫁女泣曰得

夫若此天也棄而別圖又得一不如意者奈何縱其逝去吾寧奉佛終身不忍以一身事二夫也

江陰周鳳犯罪官司捕之歲久少懈乃暮夜潛歸其妻爲設酒食盡歡鳳欲就宿妻曰不可君在外久矣一宿後倘有身何以自明且人聞妾生子將踪跡君爲累不必小世謂其智而有禮

海州節婦司小花年十六未嫁夫亡歸夫家守節不二採訪使上其事所司以年未五十不合例時徐

善日 七言 宋言 月 女  
宗實奉使兩淮上言曰厥婦既能哭夫于室嫁之  
初又能剪髮于墓姑之後自當與立志卓異同科  
豈與守節尋常比例

祥符民袁海戍邊母病于家婦徐氏禱于空祈玄帝  
佑之願進香武當以謝姑卽愈夫還語之故夫與  
母偕至飛昇臺始言向姑危切時妾實許捐軀代  
姑今當如約衆方止之忽投身萬仞之崖矣俄而  
母與夫上殿遙見徐拜禮殿下駭問之徐言方隕

體而下忽衆擁持之不覺已在此

趙氏歸于謝夫死時年二十有五有奪其志者氏斷髮自誓因嘆曰彼所利者財耳財不去禍終未殄乃盛奩嫁夫之幼妹聞人貧乏及橋梁當葺治者給之數年貲亦衰外議始息

羅循官憲副其妻與諸僚閩人宴集布衣荆簪介珠翠之間或勸之加飾曰素朴乃吾性也

閣老鉛山費公女明慧有文嫁宜興吳尚書之子少

年多外好踈于伉儷女鬱鬱成疾臨亡爲書數百

言達公末綴一詩云嗚指題詩寄老親洞房羣負

十年春西江豈是無門第錯認荆溪薄倖人公見

之哀慟幾絕○有才子之吟也

崑山顧方伯雍里之女嫁于孫甚有才情嘗作春日

詩云春雨過春城春庭草生春閨動春思春樹

叫春鶯何良俊謂此詩可置玉臺新詠中

孟淑卿蘓人訓導澄女工詩嘗論朱淑貞詩曰作詩

須脫胎化質僧詩無香火氣乃佳女子鉛粉亦然

朱生故有俗病李易安可與語耳

貴池唐貴梅并年適宋姑悍而淫誨婦淫者以百數

弗聽加之箠楚炮烙終不聽姑乃訟婦不孝通判

毛玉受賂倍加婦刑幾死親黨咸勸婦曰何不吐

實婦曰全吾名而汙吾姑可乎竟自經死

張莊懿子早卒聘趙氏女聞夫卒卽至夫家守制有

司上其事旌之題曰趙女張節婦顧清曰言婦則

無所附麗言女則已去母家若不當旌者錢福奮  
臂辨之引張良陶潛爲事類至千餘言

成國朱公歿于虜子某隨征獨返其母讓之曰汝父  
死於國難汝隨征何獨生還豈利其爵棄而不顧

耶立命死之以處子裝封

此已忘忠且有次傳

瑞州倖妾榮樞家適華林賊攻城妾取印付妾賈氏  
亟出捍賊不敵逸去賊突入城實先藏印池水中  
乃就縛時盛豹父子亦在難嘗語賊曰公家子在

何不遣其父報令贖我賊許之密語盛曰我不卽死以印未付也今在某處歸幸言之卽投井死

屠漸山欲治一僕僕求解于夫人夫人笑謂置一大魚來莫測其指漸山嗜魚見而詫其肥夫人從傍笑曰但水寬耳僕竟獲免以言牙

陳氏女聰慧知書年二十父良紹卒親長欲乘喪嫁之女曰死者何人而欲吾膏沐衣綺乎

貞孝何婦華亭人聞有夫亡而獨存者輒唾之曰胡

皇朝世說新語卷之八  
不于夫絕時同死後竟行其志

肇慶學訓陳紀召以遷去寄二百金於諸生程衡越  
五載衡與紀召皆死矣衡家又被盜或說衡妻潘  
氏因而爲利者潘曰利人之有不義欺夫之名不  
仁寧居以待後紀召子至舉而還之封識如故

諸城孝廉李相繼室馬氏年二十夫卒扃戶峻絕不  
問外事李同年侍御周公用過其家立階下曰馬  
嫂盛德不敢請見又不敢廢禮北面再拜而去

術解

周顛仙詭譎 太祖每出輒伏道左以手畫地爲圈  
曰打破一桶再做一桶蓋一桶者一統之謂也

太祖每令鍔冠道人望氣言歷歷應及鄱陽大戰友  
諒已中流矢死軍中尚未覺道人望風知之密啟  
曰友諒死矣其下猶力戰請爲文以祭使人持進  
哭之則彼氣奪吾事濟矣如其言漢兵大潰

太祖初渡江遇一術士問曰天下擾擾紛紛屬之誰

與士曰願書字占之 上卽拔劔畫一字于地士  
俯伏拜曰土上一畫臣獨知爲王也

洪武初叅知政事劉王二公蒞浙改拱北樓爲來遠  
張乘槎視之曰三日內主哀喪事如期王母病卒  
劉公以曆日紙邊坐法王公延槎問故槎曰來者  
喪字形遠者哀字形也旁二點相續者泪點也公  
命槎易之乃爲鎮海

冷謙傳仙術有貧者求濟於謙謙乃于壁間畫一門

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鑿  
鉢蓋朝廷內帑也其人恣取以出不覺遺其引後  
被執併逮謙謙謂逮者曰安得少水以救吾渴逮  
者以餅汲水與之謙且飲且以足插入瓶中其身  
漸隱至御前高皇問之輒于瓶中應如嚮上  
怒擊其瓶碎之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

山西金箔張者多幻術高皇召試其術乃于袖中  
出一鐵瓶書五符與水同入其中用火四炙瓶中

初出如縷漸勃然皆五色雲彌布殿廷又以蓮子  
撒金水河須臾蓮花萬柄以紙剪作採蓮船張在  
船上採蓮唱吳歌 帝大笑忽失所在蓮與舟俱  
不見但金水如舊耳

孝陵好微行嘗夜出暫止逆旅枕石眠草藉上中夜  
有兩人共語一曰今夜此翁又出矣吾視玄象當  
在民舍中頭枕石脚踰藉而臥 上聞而異之即  
以首足易位而寢又一人曰君誤矣此翁頭枕藉

脚踣石耳 上不覺汗浹于背卽還宮

國初有徐天明者奏國家災祥之數 上曰汝自知

乎對曰臣死于緋衣小兒之手 上故命一老千

戶押出斬之後知千戶裴嬰正非衣小兒矣

闔頭陀能于酷暑中坐竟日出行則小兒數十時隨  
其後令通身拭摩以爲快或上下俱赤體趺坐或  
浴沸湯中遇食不問貴賤必分客有問道者曰治  
國必先愛民養身莫善寡欲

劉誠意遊吳門中夜聞居人上梁誠意問其家貧富  
及屋之豐儉左右曰貧家數楹屋耳嘆曰惜乎不  
久也左右問故曰此日此時上梁最吉家當大發  
貧家驟富必復更置此屋旺氣一去其衰可待後  
其家日裕不數歲果撤屋廣之貧落如故

洪武末年熒惑守心程濟上書曰兵起北方期在明  
年朝廷怒其妄遠京詔獄明年靖難兵果起北平  
蓋與征廣州賊夜半聞雞鳴與問馬賦曰此何祥也

對曰雞不以時鳴由賞罰不明願公嚴軍令

袁忠徹初相 仁宗無天子福元年四月遣使逮之

忠徹時爲太常丞見守備內臣跪請云聞有旨執  
某遲二十日得脫矣公接使命幸以他事羈之內  
臣許諾已而使者至內臣令造檻車少緩數日囚  
忠徹至臨清遇遺詔免

徐武功方被殊眷劉原溥謂曰公氣甚不佳適與天  
氣合公將不免武功曰柰何劉曰天上金氣甚溼

應當在公既而果罹其咎

徐武功問劉宗序曰見夜來天色處官之禍作矣

我被曹吉祥所害至此恐其禍尤甚于我是月吉祥之侄欽果反誅連及吉祥

皇甫仲和精占驗土木之難虜騎逼城下城中皆哭仲和登高望謂家人曰雲頭南大將氣至虜將退矣明日楊洪石亨提兵入援虜果遁去

徐有貞善天文巳巳之禍前數月熒惑入南斗奪命

妻帑南歸皆重遷有難色公怒曰爾不急去直欲作達子婦也遂行過臨清數驛土木敗報至

陳知精數學謂所親曰今歲狀頭當刑已而身罹之文皇潛時有風李秀者陽狂奇譎惟上知其人一

日奏曰明日臣生日欲邀三護衛飲上笑令諸

校往秀持楮錢置地煨之烟起衝人竅涕橫流楮燼秀遽箕揚灰被衆衣大聲曰如此時候若輩猶不起耶衆以聞上笑而已

弘治壬戌春初京師有善占天文者禮部諸公詰之  
曰魁在何處曰文星在楚魁當在湖廣將揭曉復  
命占之訝曰文星入楚淺入秦深魁當在陝西矣  
是年湖廣舉錢中會元陝西康海中狀元

彭時及第明年頒己巳之朔觀其書一至夏晝冬夜  
各六十一刻退而求古諸家曆法無有也因問司  
曆某先生荅曰曆者聖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揆  
之能無搖其本乎未幾有土木之變

鑄續嘗言其父客某解禽言見二雀啾鳴樹間久之  
一雀飛鳴而過二雀忽飛去父客曰此二雀求其  
侶不得彼一雀報言在東園樹林中故二雀飛去  
也急令人視東園林中果然

正德中迎占國師于京師諸縉紳問占曰頃從陸來  
乎從水來乎占曰吾乘龍來耳衆未信占乃出一  
葫蘆傾一垂于碗內大如芥子占以水噀之漸長  
數尺飛出檐前則二三丈矣雷雨大作衆請曰公

真神人願收龍以止怖占叱之漸小仍入葫蘆中  
王士能生一百二十餘歲楊循吉扣其所以壽荅曰  
無他但平生不食肉不娶妻不識數不爭氣而已  
孫福海有戲術常與諸少年納涼有美婦四五至孫  
語少年曰汝欲見真足耶卽畫地爲一字婦至見  
畫處若巨溝卽躍而足見諸人爲一笑

諸武胄餞王臣于海上饌白金一餅王受而擲諸海  
承珠濺坐席武胄皆動色王謝曰銀在特相戲耳

出諸袖中

尹蓬頭居鐵鶴觀中修殿發土土中得鐵鶴士女悉  
集觀之尹笑撫之曰自我埋汝忽二百年矣幸再  
相見跨鐵鶴背飛上殿瘡對衆高揖而去

僧孤月擅異術行橋上會女婦乘肩輿至罵僧不避  
頃之昇夫下橋復上往返數十度猶不能去旁人  
曰必汝犯月大師耳可拜祈之僧曰吾有何能爾  
自行耳言訖昇夫足輕如故

登州一道人自稱酒量莫敵大姓某聞而延之罄五  
六石而去登蓬萊閣仰臥綳開手足從甲中射酒  
如注梁棟淋漓抖擻下閣飄然而逝

崔銑善飲嘗遇一方士自云能飯崔請與之較每崔  
一壺酒方士一壺飯崔已醉而飯不止凡得五十  
四壺後領其飯因在也蓋障眼術

邵道人善飲水無問多少悉飲之冬月水水則聞道  
人齒間澆澆聲頃之肩膊面紅汗發若雨

巧藝

陳中行精堪輿之術 太祖嘗與泛艇周流玄武湖  
詰之曰公知水脉所在乎中行命奮棹至一處以  
繩維并欄投之曰此是已 太祖欲試之翌日復  
與泛舟詢問所在中行執木梃漫植于湖則正入  
欄中 上服其精遂建爲寢殿

朱允升得六壬之奧偶訪友人見案上四合戲謂君  
能射覆乎允升更索一合書射語亦合而寘之曰

少俟則啟適有借馬者友人令牽驢應之允升卽  
令一時俱啟前四合皆魚也射語云一味魚兩味  
魚其餘兩味皆是魚有人來借馬後山去牽驢  
宋文憲能一黍上作十餘字

袁珙精相術 文皇召至燕邸使者與飲于酒肆

上服衛士服偕衛士九人同入使者因謂珙試看  
此十人珙趨拜 上前曰 殿下何如輕行

袁廷玉過鄞縣前見婦人哭聲淒甚問其故曰夫當

成趙州袁心憐之往見其夫夫曰我金世忠也以  
卜課度日今缺成以我代行袁相其面曰此尚書  
骨法也此行當大貴且囑曰登舟卽順境他日無  
相忘世忠至成所開卜肆以奇驗聞 燕邸召至  
靖難兵起多用其謀策累遷兵書卽金忠也

袁廷玉善相 太宗出宋元詣帝容命相見宋太祖  
太宗曰英武之主自真宗至度宗曰此皆秀才皇  
帝自元世祖至文宗曰皆是吃綿羊肉卽主見順

帝則曰又是秀才皇帝也

袁忠徹二壻一爲盜死一覆舟死袁每談相妻必叱云相壻之目安在袁曰吾能人相不能天相也

太宗徵善書者試而官之最喜雲間二沈學士尤重度書每稱曰我朝王羲之

藥葫蘆道人者不知何許人賣藥吳市人有求則就葫蘆中傾出飲之病無弗愈也或傾而不出者則曰爾無緣不可救也

陳儂敏公鑑與俞官保士悅赴試南京時呂城有婦  
人占課甚驗二公往占婦驚曰二公官皆尚書既  
問姓名曰陳公功名一生安穩俞公爵祿雖同但  
末路不佳耳後皆如其言

李古廉陳敬宗同在翰林袁柳庄曳二人竝列曰二  
公他日功名相埒時陳公儀貌魁梧古廉短小聞  
者未之信後陳公以方嚴肅下古廉以公恕得士  
聲望聳然衆始神柳庄之術

建昌張德厚少時有術者推其命曰此人八旬當爲  
尚書然四旬不免夭折後張果以四旬死又四十  
年以孫昇貴贈禮部尚書

正統中替者馬珍以奇術鳴輦下劉太醫二子倫俸  
嘗詣珍坐定聞屋後驢鳴珍呼其妻曰驢聲悲今  
日殊有哀苦事俄而劉僕來計其父喪

吳門金鬼谷善推命有富商談命肆中適一負薪者  
曰我四柱皆同何彼富我貧也鬼谷曰汝能往耶

方千里外亦與富者埒貧者有姊在閩中往來之  
姊亦貧甚隣有隙所使弟暫宿夜見鬼物入穴中  
遂得黃金百鎰有金鼓覆其上貧者得金歸以金  
鼓報之鬼谷署其門曰吳中名術金鼓傳家

陳嗣初喪母僧南宗指一穴曰百日內卽貴矣陳未  
之信僧怒曰百日內不入朝爲八品官者老僧誓  
絕此藝初金侍卽入京陳爲送行文楊文貞一見  
稱賞薦于仁廟聘爲五經博士果不出三月

全寅少瞽而性聰警學京房易占休咎多奇中 英

廟北狩陰遣使問寅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

以賀美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

以壬午歲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

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

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辟乎火德之王也

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今

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衝午

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後一一如其言

高棟善畫法米南官方壺子畫妙一時初識棟稱賞  
不置曰異時當爲名家在翰院二十年四方求詩  
畫者爭致金帛修餽歲嘗優千祿入

張養正善太素脉顧憲使棠幼患病其父命僕負詣  
養正託云寡人子養正曰是家乃有此子乎他日  
三品貴人也棠疾未愈父邀養正至家養正曰何  
脉與某家子同耶父以實告後如其言

葛可久朱彥修皆名醫葛肱一人日子三年疽發背  
收矣朱教以日飲梨汁不致大害後果無恙葛  
加其故嘆曰竟出朱公下何醫爲悉取平生所論  
著焚之曰雷之適以禍人

吳郡書名聞海內華亭榻貴沈度至學士繁至大理  
少卿張天駿至尚書張電至侍郎時人語曰前有  
二沈後有二張

吳江吳少保洪筮官南都其子尚書公山方十二歲

南都郎中萬其善相人見山甚奇之曰卽南都諸  
公卿兒無若此者父子竝官上卿奚疑哉山聞之  
曰如郎中言萬石君顧復見哉已而果然

張汝弼守南安多善政黃翰爲江西副使有墨聲俱  
華亭人善書世云翰與汝弼人絕薰 藝猶畧術  
儲瓘云徐子仁書種種臻妙天付此腕與渠想亦憐  
其窮厄然耳

徐髯仙家有杜古狂畫雷神一輻人長尺許七八人

擯一處狀貌皆奇古徐每遇端午日七月十五日  
則懸之中堂每詫客曰此杜樾居輞川圖也

王逢元父子善書人遂以大令呼逢元又因其家代  
有文人曰王謝至今不衰

吳小仙率其徒至公侯內臣家作畫其徒或爲勢所  
動蘇罵曰汝方寸如此豈復有畫耶

有患癥者迎王良民治之王曰人有癥也猶悍媳逆  
子也能伏不能絕若亟攻之譬與晉陽之甲矣

偏鬚子姓許善相術老遇異人令之相許曰子神清  
氣清骨清神仙相也異人笑拂其鬚凡經掌渥處  
明日皆黑因此遂名

胡弘善相字有士人書串字弘云串者一中也必連  
捷矣或聞其語亦書串字以問弘云前問偶爾效  
之則有心矣串加心患也君嘗憂疾病後俱驗

孝廟登極吳偉召見便殿命畫稱旨賜畫狀元印

王陽明七歲一僧熟視之曰此兒跨竈乃翁海日笑

曰老夫狀元及第名位非輕恐竈未易跨也僧曰  
不然跨凡竈者終是凡兒若君家兒能跨君竈所  
以爲佳後陽明以平宸濠功封伯且從祀海日狀  
元宗伯終不及矣

正德庚辰一星士推 帝造爲老松檉鶴格松老將  
壞鶴立不久至辛巳果升遐

清彈琵琶禱鐘秀之新安查八十好琵琶謁鍾鍾曰  
聞查八十以琵琶遊江湖今日來謁非執事禮



皇明世說新語

千方氏殆無間然又曰是人已入玄心三昧

陸以寧語董玄宰云今日生前畫靠官他日身後官  
靠畫

夏景工畫竹石擅名天下至朝鮮日本諸國皆以金  
購之

莫廷韓曰方千象造墨汪司馬為之評謂墨以評重  
固然第方氏墨行世而後知司馬之千名物者而  
奇不以文掩質雖調評由墨重亦可矣

寵禮

吳良敗張士誠于江陰 高皇召見勞之曰吳院判  
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憂功大矣賜之車馬珠玉  
不足旌其能命諸儒臣爲詩文美之

太祖尊禮劉基嘗稱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  
宋濂素寡飲嘗侍宴 高皇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  
不成步 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詞一章以賜仍  
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

皇明世說新編

宋景濂致仕 上賜緡綺問曰卿今年幾何曰六十

八 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

洪武五年甘露降 太祖召宋濂賜坐 上躬執金

杓煉湯于鼎取其露投之手注于卮以賜濂曰此  
和氣所凝也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

太祖問朱英曰汝誰子耶對曰臣非 陛下子而誰

子屢詰之對如前 上笑曰汝乃朕養子耳汝本

姓非朱今固不令汝復姓某亦不令姓朱賜汝爲

沐遂爲沐英

國初宋濂王禕同在史局王渴甚謂宋曰得時上所

賜梨漿乎

曰濟矣中官竊聞以奏上卽命賜之

夏杲本名昶

書徵入翰林文皇見其名曰大

陽麗天照臨

國日宜書在末上杲頓首受命

永樂間戶書吳元吉侍母午門外觀燈上聞之遣

中官賞鈔二百錠卽其家賜之曰爲賢母歡也

楊文貞晚納婢李氏中宮有慶事命婦皆入賀太

皇明十七言事言  
后聞公有婢巫召入貌既不揚衣復儉陋卽命妃  
嬪重爲梳整易內製首飾衣服而遣之笑云此回  
楊先生不能認矣。

楊文貞公自江西還所過不受餽遺惟耿清惠公餽  
雞果則受少示激揚之意。

楊文貞作高初成設中門未行使人亟請楊仲舉至  
曰此門不可無有德之人先踐。

宣德二年春 太皇太后御便殿召王振欲誅之三

楊申救得免 太后因詢諸大臣名及溥乃嘆曰  
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相見也溥叩首  
感泣人擬蘓軾奇才之對

宣宗朝西安舉人楊弘言事召見貌偉哲奏對辨  
上欲授左布政使吏部言惟陝西一缺係本土不  
宜授 上厲聲曰會稽非朱買臣鄉耶

禮部侍郎缺 上特命吏部陞李紹公卿往賀尚書  
王翱舉酒酬曰天選侍郎也已而權貴不平伺間

譖公奏事多南音 上曰大臣以德選何以聲音  
爲翽退曰我不知李侍郎見重于 上如此

宣德中 駕幸楊士奇第夜已二鼓士奇驚起朝服  
而迎但見儀從塞屋香氣氤氳不知 上所在惟  
向北拜不已 上方倚東闌看月笑而呼曰士奇  
朕在此所賜已克庭矣

宣宗製束髮玉冠二 上用其一 一賜夏忠靖公曰  
使後世知吾君臣一體

天順改元薛瑄入內閣一日上方小帽短衣聞先生奏事爲更長衣世擬之不冠不見黠

英宗在虜廷與哈銘同寢上晨起謂銘曰汝昨夜以一手壓我胸我不動俟汝醒乃下其手因言先武子陵共臥事上曰汝今日與子陵一般

劉翀在經筵久稱講官第一憲廟雅重之呼爲東劉先生以別劉吉也特賜圖書曰嘉猷贊翊

孝皇優禮大臣西涯詩云近臣嘗造膝閣老不呼名

孝宗御經筵賜講官程敏政等金緋鞞帽皆叩頭謝  
訖 上顧謂曰先生辛苦敏政有詩記之云經生  
職分尋常事消得君王念苦辛

孝廟好寫沈度字嘗命禮部徵其子姓得度孫世隆  
特授中書舍人且宣索其家得遺像卷因撫而嘆  
曰沈先生出世矣

張司馬悅任雷都鎮定簡靜中官某雅敬之嘗設席  
獨延公子弟問更召何人曰他人豈可同此席

文淵閣芍藥二本中澹紅左純白右深紅天順二年  
盛開八花李賢遂設燕邀旨原劉定之等八學士  
共賞時賢有玉帶之賜諸學士各賜大紅織衣因  
名純白者曰玉帶白深紅者曰宮錦紅澹紅者曰  
醉仙顏惟黃諫以足疾不赴明日復開一花衆謂  
諫足當之賢賦詩閣院宮眷咸私以爲盛事

孫承恩由中允陞南學士世宗嘗顧近侍曰何久  
不見稀鬢中允

林見素嘉靖初再起爲刑書適文徵仲應貢至京乃  
游揚于公卿間得授翰林待詔見素曰吾此行爲  
文徵仲了此一舉不爲徒行矣

高淳韓邦憲爲衢守習童山人子鳴名首行部過其  
家龍丘山塢中人不識太守鹵簿皆擁門矚觀尉  
史游徼旁午顧見案上蕨菜羹脫粟飯太守與子  
鳴共而嗚嗚吟至夕始去咸莫慟所謂

張元禎短小爲日講官 上命設低几就而聽之

任誕

陳桎作通鑑續編書宋祖陳橋事曰匡胤自立而還  
方屬筆雷忽心震其几神色不變曰厲聲曰老天雖  
擊陳桎之臂亦不改矣

王孟端夜聞簫聲清亮倚床而聽遂乘興寫竹石一  
幅詰旦尋訪乃大商也卽遺之商人拜受越數日  
具幣謝并乞配幅孟端厲聲曰俗子何足當我筆  
也亟索而碎之

皇明世說新語  
僧衍字斯道通兵術嘗至京口賦覽古詩及詠百花  
洲詩僧宗泐見其搖膝高吟笑曰此豈釋子語耶  
斯道斯道汝薄南朝矣

吳與弼雨召不起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難  
矣必除之吾可入人笑其迂

崔子鍾好劇飲每至五鼓踏月長安街席地坐李文  
正時以元相朝天微早遙望之曰非子鍾耶崔便  
趨至輿拱曰老師得少住乎李曰便脫衣行觴

火城漸繁始分手別崔每一舉百餘觥醉輒呼劉  
伶小子恨不見我

成化甲申庶吉士相率入內閣請解館李賢曰賢輩  
教養未久柰何遽欲入仕許禮抗聲曰今日比永  
樂時何等教養且老先生從何處教養來賢深責  
之則曰吾輩教習雖例該三年已燒却一年矣謂  
癸未春闈災故也

王越帥三邊嘗入省朝秦王王宴之因請曰大王幸

宴臣而不備禮王恠問之曰不命女妓非大宴也  
王謝曰不敢耳因命教坊進妓復請曰爲大王吠  
北門良苦柰何不以耳目之羨一酬老臣王曰惟  
命越乃擇佳者十餘人再拜携之而出

康海蒼寇子悖云放逐後流連聲伎不復拘檢雖鄉  
黨自好者莫不耻之又安可與士大夫同日語者  
阮藉之志在日獲醪酊耳三公萬戶非所願也

李夢陽傲睨當世讀書斷自漢魏以上闕人論古言

有不解事卽曰豈六代以還書耶

楊用修在瀘州嘗醉胡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門生  
昇之諸伎捧觴遊行城市了不爲忤人謂此君故  
自汙王元美曰特是壯心不堪牢落故磨耗之耳  
張禹山晚年好縱筆作草書不師法帖殊自珍詭嘗  
書一紙寄楊升菴書其後曰野花豔目不必牡丹  
村酒醜人何須蟻綠

李獻吉爲戶部郎上書論壽寧侯下獄賴上恩得免

一夕醉遇侯罵其生事害人以鞭稍擊墮其齒侯  
恚極欲陳其事爲前疏未久隱然而止獻吉後有  
詩云半醉唾罵文成侯蓋指此事

常評事明卿時過倡家宿至日高春徐起叅會不及  
長吏訶之敖然曰故賤時過胡姬飲不欲居薄耳  
吳門朱野航攻詩館于王氏與主人晚酌罷適月上  
野航得語云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  
喜極發狂大叫扣扉呼主人起陳取酒更酌

桑民懌好爲大言時銓次古人以孟軻自况莫非薄  
韓愈曰此小兒號嘍何傳問翰林文今爲誰曰虛  
無人舉天下惟悅其次祝允明又次羅玘

桑悅調柳州倅不欲赴人問之輒曰宗元小生擅此  
州名久吾一旦往掩奪其上不安耳

劉源濠宕不羈值湯胤績廣座中劉曰湯雖出將家  
學問識見種種過人旣曰再加數年依稀似我矣  
黃巖王古直遊京師或勸使仕大言曰我來爲爵祿

圖耶盍科舉乎則曰安得以少年處我嘗在酒所  
嘆曰此亦功名事業也

錢端學聞湯胤績名往候之屢質所爲詩湯始曰可  
中而厭終而勃然怒曰何絮絮如此

劉濤詩有茫茫白雲老之句或謂雲者聚散之物豈  
得謂老劉曰不聞天若有情天亦老乎其人辯不  
已劉怒曰不讀二萬卷書看不得濤詩

王廷陳削秩歸益自放達官貴人求見者多蓬首垢

足囚服應之間衣紅紵窄衫跨馬或騎牛嘯歌曰  
野間人多望而避者

楊君謙每以文示人其人曰佳卽掩卷曰何處佳其  
人卒不能答便去不復別

張靈嗜酒醉則日日休小豎子尚稱醉士我獨不能  
醉耶與唐寅善寅招靈飲直抵寢所呼曰日高春  
矣睡何爲靈怒曰今日無酒雅懷不啟方入醉鄉  
又爲相覺寅曰正欲邀子耳靈喜披衣與寅痛飲

皇朝詩林卷之七  
祝允明嘗畱客無所出酒窘甚黠者持少錢米乞文  
及手書輒與已小饒更自貴也嘗遺黑貂裘甚美  
欲市之以沽酒或曰青女至矣何故市之允明日  
昨倉頭言始識不市而忘敝之篋何益

楊循吉多病好讀書最不喜人間酬應嘗開卷至得  
意因起踣掉不休人遂呼頭主事

上饒妻諒過姑蘓泊舟楓橋因祖唐人詩有獨起占  
星夜不眠之句對客云法不知我每行必動天象

閩人林鴻開詩社招致海內詞客浦舍人源至其家  
令誦平日所爲詩至雲邊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  
漢水聲始許入社

王九思荅王德徵云九思者當世狂人也翰林不容  
出爲吏部吏部獲罪左遷壽州壽州不可罷歸田  
里世之自負豪傑者耳其姓名罔不怒罵執事獨  
曰吾何媿此可發英雄一笑也

王山人叔承撰應制箋表爲興化相君所物色然好

飲遊公卿間不醉不已一日相君迫應制使使四  
出蹤跡叔承不得至則醉踉蹌前喻嚙不辨相君  
乃使所善風之曰生幸減縱遊使我不虞緩急一  
官胡難叔承搔首曰相君駭欲以富貴縻國士相  
君乃謝曰負上恩不能遽歸從山人遊請俟異日  
王叔承自謂于文喜孟軻莊周屈平左丘明兩司馬  
于詩喜曹植左思郭璞阮籍陶潛謝靈運謝朓鮑  
照李白杜甫王維于酒喜劉伶嵇康于遊喜梁鴻

梅福壺丘宗炳于俠喜季札魯仲連于隱喜東方朔王君公郭泰徐穉黃憲管寧嚴遵孫登于禪喜龐居士蘊于仙喜呂真人崑其所自操行結撰亦不必盡似也

肅皇幸楚胡中丞孝思作詩紀事有穆王八駿空飛  
電湘竹英皇淚不磨之句怨家訐奏指爲呪詛廷  
杖繫獄乃取獄中柱械之類八日制獄八景爲詩  
紀之衆掣其筆曰君正坐詩至此何尚伊吾孝思

曰坐詩當死今不作詩得免死耶咏不輟  
薛西原應試行至長灣祝曰某在此河伯無供餽何  
也須臾一大魚躍入舟中

胡宗憲自負嫪毒之具按楚時醉坐肩輿中以手磨  
弄之東西溺昇夫及從官肩咸掩目笑胡自若也  
盧柟遊太學歸訪申考功儀卿入門大哭不休已而  
長嘆曰太學士人之數卒無有與于斯文悠悠宇  
宙不知涕之何從也考功笑而飲之

李于鱗少厭薄訓詁學古文詞衆不曉何語咸指于  
鱗狂生于鱗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  
王元美預權相席出桑落酒飲之且曰張謂詩云不  
醉卽中桑落酒唐已有之乎王應曰杜詩有之水  
經註亦有之其人色變曰吾不知也

孫宜仲自號洞庭漁人人呼之漁人則應他呼之則  
不應棄去衣冠日與樵父釣童狎人不識也興至  
則歌所自爲詩雲停石裂衆始恠爲異人

相高義孫錦衣鵠過杭督撫胡宗憲張宴于別院大  
合伎樂暮薦其麗姝宿鵠不可胡曰公難我乎請  
爲子先亦擁其姝與鵠對宿質明而後返

蔡子木酒後自歌其夔州諸詠甫發歌吳國倫輒斲  
寢斲聲與歌相低昂歌竟斲亦止

袁中郎遊鑑湖語陶石簣曰爾狂不如季真飲酒不  
如季真獨兩眼差同耳石簣問故袁曰季真識謫  
仙人爾識袁中郎

有數賈登虎丘且飲且詠張靈因更衣爲丐者乞食  
且願得一廩和賈笑曰丐者得無誑乎與之筆揮  
毫不已凡得百絕賈始駭抵舟命童子易維羅陰  
下令跡絕賈使人察之不見也皆以爲神仙

常熟劉以則嘗過陽山花家花本巨族劉見其門繫  
耕牛數十頭嘆曰此賣牛牙行家耶不交禮竟去  
顧德輝生平不受一蔬之饋晚歲歸田訪友誓不飲  
食留之輟起或主自啜茶公對之清談而已

薛方山曰秦始皇之焚書其肇于伏羲氏之一畫乎  
屠隆自言才卑而氣高言誕而行潔席門窮巷炊玉  
然桂驅車迴轅懷刺滅字絕三臺之跡却五侯之  
鯖寄東方之傲守子雲之玄寧爲顏駟母爲虎圈  
寧爲崔駟母爲狗監鳳閣雖榮不獻翠華雞香可  
羨不奏明河雲霄無路不進鬱輪泉石可盟不抱  
荆璞以此誨妬亦以此得名